

第九回 乖二官騙落美人局

幾句俚言當作詩，實為知足不為癡。
祇將酒藥開眉鎖，莫把心機藏鬢絲。
蘭友知心三四個，梅花得意兩三枝。
焚香煮茗觀新史，猶勝乘霜拜鳳墀。

話說天啟辛酉年間，杭州府餘杭縣裏，有一樁故事。這人姓王名之臣，號曰小山，年紀足足五十了。因結髮娘子沒了，憑媒說合，續娶了本縣一個室女，正得二十二歲，喚名方二姑。這二姑生得風流出眾，月貌花容，尚未嫁人。忽聞京裏點選秀女，一時人家有未嫁之女，祇要有人承召就送與他了，那裏說起年紀大小、貧富不等。人家聽了這話，處處把女兒爛賤送了。那雞鵝魚肉、果品酒米，動用之物，無一物不加倍看將起來。自此一年上起直至如今，那裏肯賤。

有詩為證：

一紙黃封出紫囊，三杯淡酒便成親。
夜來明月樓頭望，祇有嫦娥不嫁人。

那王小山娶這位娘子，財禮止得二十兩。置辦酒筵，開費倒去了三十餘金，原開著香燭紙馬油鹽雜貨一個小店兒，去了這塊銀子，乏本添生，以致店中有張沒李，看看不像起來了。那妻子看不過，把些衣衫首飾與丈夫添補。不想日用之物高貴，又沒甚大來頭生意，不過一日賣了二三百文低錢，止好度日。至於人情交際，冬夏衣服，房錢食用，委實難支。況餘杭雞鵝場上的房屋極其貴的。過得幾時，又這般不像起來。一日與妻說道：「當時有一人家為生意蕭條，請仙卜問幾時通泰，那乩上寫出字道：

桂花正發兩方來，華堂請客點燈臺。

一幅鸞箋都寫盡，上陣將軍把轎抬。那請仙之人一時不能解悟，求大仙明言。那帖上寫道：「首句無香，次句無燭。三句無紙，四句無馬。」那人拜道：「果然店中香燭紙馬沒了，不成店矣。不知大仙尊姓？這般靈感，乞留姓名。」帖上又寫出詩迷，極容易猜的迷，極容易猜的：

面如重裘美鬚飛，黑面周倉性氣豪。

擅騎赤兔胭脂馬，慣使青龍偃月刀。眾人都道：「是關公。」那人道：「香燭紙馬都無了，不怕不關。」我們如今祇好關店了。」二娘道：「自古懶店強如健漢，貨雖少，還開著是個店面。寂然關了，便被人笑話了。」小山道：「我有個計議，要用著你，不知你可肯否？」二娘道：「要我那裏用？」

小山走到廚後，悄悄說道：「左邊鄰居有一張二官，為人極風流有鈔，今年也是廿二歲了。祇因他年紀雖小，做事極乖，故此人人稱他為乖二官。他父母亡過，自家定了一個妻室，正待完婚，又望門寡了。這幾日在妓家走動。我如今故意扯他閑話，你可廚後邊眼角傳情，丟他幾眼。他是個風流人物，自然動心。得他日遂來調著你，待我與他說上，或借十兩半斤，待掙起了家事還他便了。」二娘道：「他既是乖人，未必便肯。」小山說：「人是乖的，見了標致婦人，便要渾了。」

正說問，恰好二官拿著一本書走過。小山叫道：「二叔，是甚麼書？借我一看。」二官笑嘻嘻的拿著走進店來，放在櫃上：「恰是一本劉二姐偷情的山歌。」小山說：「這山歌不是帶巾兒人看的。」乖二道：「若論偷情，還是帶巾兒人在行。」祇見裏面一個二十三歲的女使，捧出兩碗香香的茶來。小山道：「請茶。」乖二道：「多謝。向時尊嫂在日，我終日在此閑耍，並無茶吃。想如今這位新嫂，來得這般賢慧得緊。一坐下，茶飯來了。」拿起茶杯正待要吃，祇見二娘在廚後露出那付標致臉兒，把二官一看，乖二一見，便如見了珍寶一般，不住的往裏瞧。小山故意祇做不知，把那一本劉二姐在櫃臺上翻看。二官便放心和二娘調得火熱，祇恨走不攏身。

乖二留心把店中上下一看，道：「寶舖裏這一會竟沒人來買東西。」小山道：「也沒貨買得。有一銀會明年六月方有，是坐定的銀子，倒有一百的。祇是遠水難救近火。可惜這間興處店面沒有貨賣。」二官說：「正是。這開店面，須得幾百兩銀子放在裏邊，不論南北雜貨，一應人家用得著的，都放些在裏面，便興起來了。」小山說：「我諸色在行，正要尋個夥，二叔你與我做一個中。想你交遊極廣的，尋一個與我，斷不負。」乖二說：「我事已老大無成，把書本已丟開了，正要尋生意做，以定終身。但不知可習得君這貴行否？」小山一口搭上市道：「若二叔肯青目，包你兩年之間，隨你本利多少，足足一本一利還你，不須求簽買卦的。」二官說：「雖然如此，有心合夥，少也不像樣。我有三百兩銀子，在家和你斷定了，擇日成了文書便是。」把二娘丟了一眼道：「今日且別，明日已牌奉覆便了。」請了一聲去了。

小山走進廚後道：「哄得他好麼？」二娘笑道：「你教我哄他，自然用心的。祇是一件，地方纔說明日已牌奉復，因你說了不須求簽買卦得的，提醒了他的頭。明日清晨，決去問卜。你可想，大橋邊有幾家術士，預先去說一聲，明日倘有一姓張的帶巾後主，來求卜合伴之事，卦若不好，亦須贊助說是上好的，倘事成許他一百文錢送他便了。」小山道：「共有三處，倒要三百文。」二娘道：「他問了一家便是了。難道有一百家也都去問！那卜士有人家問，方來問你取錢。那不去的，難道：也問你要！」小山穿了長衣，先在卜卦之家如此說了。正是：

由你奸似鬼，也要吃老娘洗腳水。

乖二雖乖，卻被這婦人猜定了。果然次早到大橋邊陳家問課。那先生問了姓名，便心照了。便道：「通誠。」把卦象起了一個天風姤，原是好的，心裏想道：「落得嫌他一百文錢。」道：「姤，遇也。為甚麼事？」乖二道：「欲出這本錢與人合夥，不知好否？」道：「十足！撿也撿不出這般好卦來。財喜兩旺！」二官道：「不折本麼？」先生說：「本錢那裏會折，還有非常之喜。」乖二道：「有口舌麼？」道：「六合課主和美，如意，有甚麼口舌。」送了卦金，便拿走了這一張卦紙籠在袖裏，竟到王家。卻好已牌光景。

小山一見，道：「真是信人，所事如何？」乖二道：「我去陳家卜得一卦，十分大利，錢財旺相。將來與君合夥，」

來，道：「有幸有幸。」那香茶兒又出來。劉二娘一閃，比昨日不同了，打扮得俏麗得緊。昨日乃一時間無心的，不曾留意，今日算他必來的，故此十分裝束起來。祇說那三寸金蓮上，那一雙大紅鞋，一看了便也要渾了。

二官把上下一看，恨不得一碗水吞他在肚裏。想道：「卦上分明說非常之喜，若與他擄一會也值了千金。這三百銀子滿拼沒了，也自甘心。」道：「今日皇曆上宜會親友，可尋一位中人，立了文書。」小山道：「就是今日，你有相知，接一二位做證便了。」祇見那二娘，故意放出那嬌滴滴聲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快些買下物件，好早整酒。」二官聽見，一發動火，道：「我去把銀子兌好了，拿來便是。」一徑回家。

這小山說：「等他拿銀子來時，方可去買。」二娘道：「若如此做事，被他看出馬腳來了。我有兩件衣服在此，速上解當，買辦起來，寧可豐富些。這是小事。」小山即將衣服當了，登時買了食物。二娘脫下長衣，去廚下整理。須臾，兩桌酒饌齊整整的端正了。

恰好二官同了一個母舅，叫名韓一楊，乃是本縣學中一個秀才。又扯了一個朋友姓朱，也是同學生員。叫家中一個老僕，捧了一個拜匣走進店來。小山道：「請進後邊坐罷。」進到店後，又有一重門裏邊，有一個坐起，十分精潔。見了禮坐下。吃了茶，那韓一楊道：「舍甥年幼無知，全仗足下攜帶，倘得後來興時，終身不忘。」朱朋友道：「自古夥計如夫妻，要和氣為主，不可因小事便變臉了。」小山道：「自然自然。」韓一楊道：「如今把銀子買甚麼貨物來賣？」小山道：「在下愚意，此間通著臨安、於潛、昌化、新城、富陽，缺少一個南貨店。如今這幾縣人家要用，直到杭州官巷口郭果家裏去買。此間開店，著實有生意的。」朱朋友道：「好，說起來，必然有主意了。」韓舅道：「這貨物店中藏不得這許多。」小山指著右邊一間樓房道：「這間樓屋盡好放貨。」朱友道：「十足。」

大家一齊到屋中一看，倒也乾淨。有地板的，正好堆貨。道：「祇是後門外是一條溪，恐有小人麼。」二官道：「待我晚間在此睡，管著便了。」小山道：「樓上有一張空床在上面，祇少鋪陳。」二官道：「我的拿來便是。還得一個人走動方好，我家這老僕，著他來上門下門，晚上店中睡，可好麼？」小山道：「一發好，恐府上沒人。」二官道：「家中還有一對老夫妻，看管足矣。」計議停當，一齊到原所在坐了。韓一楊袖中摸出一張紙稿，教王小山看過了。上道有利均分不得欺心，無非都是常套的說法。小山取了筆，一一寫完。大家看一遍，各各著了花押，把銀子一封一封的看過，都是紋銀，交與小山收起。小山把拜匣拿了，竟與二娘藏了。斟了酒遜位坐下。

正吃酒之間，那大橋陳卜士走到王家，來要那一百文銅錢。恰好二官劈頭走將出來，見了卜士道：「你來何幹？」那卜士見了心照，拔轉話來道：「我有一個人家，今晚要我燒香，買幾位紙馬香燭。想裏邊有事，我去了再來罷。」人人都說這張二乖，又被乖的來弄得眼著著的這般呆了。

須臾，天晚了，各人散訖。張二也要回家，小山說：「如今是夥計了，少不得要穿房入戶。今晚在此見了房下，就把殘饌再坐坐兒，不可如此客氣了。」張二巴不得他留住，便道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」竟復進了內邊。

祇見二娘點了一枝紅燭，正將整的嘎飯留下，把殘的拿兩碗與那女使去吃；看見二人進來，假意退避。小山道：「從今不可避了，出來見了禮，好日日相見。」二娘走上前叫道：「叔叔。」張二作下一揖，叫道：「嫂嫂，打攪了。」二娘道：「正當。」小山去把三祇酒杯三處兒擺下，道：「二娘你可來同坐了。」二娘道：「我便罷。」小山說：「趁今日大家坐下，日久正要一堆兒打火哩。」二娘見說，坐在桌橫頭。小山拿壺篩酒。張二又道：「我篩。」吃得兩杯酒，二官道：「我要回了。」二娘道：「聞知在側樓上安歇，為何倒要回去？」二官道：「待有了貨物方來照管，如今不消來得。」二娘曉得丈夫是個算小的，便道：「今日趁這一個好日就來了罷，免得後來又要費事。」小山見說道：「正是。你打發管家拿了鋪蓋來，等他來好吃酒。」二官回頭道：「把我鋪陳羅帳一應衣服且拿來，餘者明日去取。」又道：「你也要在此幫著我們了，也是今日來罷。拿完了，吩咐拴好門戶，小心火燭。」那人應著一聲去了。

二娘與丈夫道：「去上了門再來。」小山起身便走。那婦人雖然是丈夫教喚著他，實實的動著真火了，把二官看上一眼，二官十分自意，倒不敢動手動腳。二娘道：「叔叔，吃乾了這一杯，換上熱的吃。」二官道：「多謝二嫂美意。」說罷，竟吃乾了。二娘拿起酒壺來篩，二官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待我斟方是。」見二娘白鬆的手兒可愛之極，便把他手臂捻了一下。二娘笑了一聲，把酒篩了道：「吃這熱的。」二官十分之喜道：「嫂嫂，我心裏火熱，倒是冷些的好。」祇見小山上完門，走將進來。二娘早已瞧見，忙忙的走到裏邊去了。

小山道：「你獨自在此，失陪。」道：「二娘，怎不出來！」答應道：「來了。」祇見拿了幾碗饌撰，放在盤內道：「張管家來時，點一枝蠟燭與他吃酒。」小山道：「就在側樓同吃罷。」恰好管家收了鋪陳到家，上樓鋪整好了，自去吃酒。小山便與二官猜拳，一連輸了七個大杯，竟自醉了，呼呼的睡去。二娘出來看見，朝著二官笑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去睡罷。」便扶了小山上樓去。一會，下來道：「叔叔，你酒又不醉，為何不吃？」二官微微笑道：「待嫂嫂來同吃，方有興趣。」二娘道：「我沒工夫，你自己家快些吃罷。」竟走進去。二官那色膽便大了，跑上前，一把攔住道：「嫂嫂，十分愛你得緊了，沒奈何救我一救。」二娘恐怕女使張見，叫道：「三女，快煎起茶來，我來取了。」二官見他一叫，慌張起來，流水放了。

那老僕名叫張仁，也收了盆碗下來，去到廚下。見了二娘道：「多謝二娘，打攪你。」二娘道：「你老人家辛苦，多吃一杯便好。」張仁說：「多謝，夠了。」乖二道：「樓上床帳完備，好去睡了。」二娘道：「叔叔再吃一杯吃飯罷。」二官道：「多謝嫂嫂，都不用了。」竟自上樓，十分之情，洋洋得意而睡了。張仁也到店中打鋪兒睡著。二娘收拾完了，方上樓去安寢。心下想著：「張二道，此人年紀與我相同，做人有趣，慢慢的少不得要嘗他的滋味哩。」吃了些酒，祇好放倒頭兒睡了。

到了五更，小山醒了，二娘也翻一個身道：「你如今有了銀子了，著實留心置貨來，掙得大大的一個人家，也待你為妻的快活幾年。」小山道：「就是不去掙，也有三百兩了，有甚麼不快活。」二娘道：「這是別人的。除了本，趁得一百兩，你止得五十兩，難道就是已物了。」小山道：「我已計議定了，還要用著你。」二娘道：「怎麼還要用我？」小山道：「我祇因把你喚他來的，他既來了，怎肯放你！我如今要你依先與他調著，祇不許到手。待等半年之後，那時先約了我知你可與他欲合未合之間，我撞見了，聲怒起來。要殺要告，他自然無顏在此。疏疏兒退了這三百兩，豈非已物。」二娘道：「你看他兩個中人都是秀才，怎麼將他下這局面，他怎肯歇了？必然告起狀來。難道好說出此樣話來，勸你還是務本做生意，趁的銀子長久。若這般騙局，恐人不容，還有天理。今年五十歲了，積得個兒子接續宗枝，也是好的。」小山道：「祇是我心上放不下，籌來他要來，看上你的，多少得他些，方氣得他

過。」

二娘道：「我倒有個計策，聽不聽由你。原是你教喚他來的，他自然想著天鵝肉吃。與他在此多則三年、少則兩載，其間事兒也要與他個甜頭兒。那時節尋些事故，不必嚷鬧，待我做好做歹，勸他去開倒是善開交。又沒有官司，又不出這醜名，此為上計。」小山道：「據你說起來，要與他到手了。」二娘道：「癡貨，肯不肯由我，你那裏有這般長眼睛。十分不依，我說趁銀子未動，打發他去罷。我日後決不把名頭出醜的。」小山道：「且慢些依你。也罷，我如今起去，要同他往杭州發貨去也。」即時下樓梳洗。同了二官取著銀子，一竟買看貨物。

過得兩日，那果品物件都挑來了，即時擺在店中，十分茂盛起來。小山祇好在門首收著銅錢銀子，二官祇好到側樓稱著果品，那老兒祇好包裹。一日到晚，那得半刻工夫，空到得曉間辛苦。這日逐賣的銀子，都是小山把二娘收著，那貨流水挑來，銀子不時兌去。不上一月之間，增了許多物件。那二娘日日打扮得十分俏麗，每每看著二官，二官把不得，立住了腳，兩下調上兒，心忙了不由人做主矣。

一日，二娘見二官冷落他，立在果子樓下，拿一隻紅鞋在手中做。祇見二官忙忙進來取果子。二娘道：「叔叔，你果忙耶？」二官看他手中做鞋兒，道：「嫂嫂，你真忙那耶？」二娘道：「你真是果忙，我來幫你。」二官道：「嫂嫂果有真心，你來貼我。」二娘笑道：「我說的是幫字。」二官道：「幫與貼一個道理。」二娘道：「把這話且耐著些兒。」二官道：「為何？」二娘道：「豈不知《千字文》上有一句，道：『果珍李奈』？」二官道：「原來嫂嫂記得《千字文》。我如今未得工夫，待今晚把《千字文》顛倒錯亂了，做出個笑話兒來與嫂嫂看看。」祇見店中叫道：「快些出來。」二官連忙取了果子，竟到店中去了。果然晚上二官把《千字文》一想，寫在一張紙上，有一百三十四句，道：

偶說起果珍李奈，因此上畫彩仙靈。
祇為著交友投分，一時間悅感武丁。
議幾款何遵約法，並不許甲帳對楹。
第一要史魚秉直，兩夥計造次弗離。
到久後信使可覆，方信道篤初誠美。
自然的世祿侈富，方是個孔懷兄弟。
說得好桓公匡合，兩依從始制文字。
即時的肆筵設席，未免得亦聚群英。
便托我右通廣內，巧相逢路俠槐卿。
一見了毛施淑姿，便起心趙魏困橫。
兩下裏工鬻妍笑，顧不得殆辱近恥。
頓忘了堅持雅操，且丟開德建名立。
多感得仁慈隱側，恰千金遇這一體。
摟住了上和下睦，脫下了乃服衣裳。
出了些金生麗水，便把他辰宿列張。
急忙的雲騰致雨，慢慢的露結為霜。
捧住了愛育黎首，真可愛寸陰是竟。
委實不罔談彼短，且幸喜四大五常。
難說道尺璧非寶，且喜配鉅野洞庭。
弄得他恭惟鞠養，輕輕的豈敢毀傷。
漬漬的空谷傳聲，兩個人並皆佳妙。
上下親同氣連枝，賽過了夫唱婦隨。
有人來屬耳垣牆，說與夫顧答審詳。
便罵著圖寫禽獸，十分的器欲難量。
拿一枝鳴鳳在樹，驚得今宇宙洪荒。
任憑他日月盈昃，祇落得驚懼恐慌。
沒奈何稽顙再拜，情願做猶子比兒。
我如今知過必改，氣得他矯手頓足。
無計策勉其祇植，那裏肯沉默寂寥。
要送官吊民伐罪，兩個人東西二京。
忙扯到存以甘棠，跪下地背邛面洛。
那官兒坐朝問道，並不許賴及萬方。
你犯了蓋此身發，累夫做率賓歸王。
為婦的女慕貞潔，怎與人墨悲絲染。
肯地裏心動神疲，全不思守真志滿。
終日裏律呂調陽，自然的骸垢想浴。
果然的佈射遼九，落得個白駒食場。
合著夥濟弱扶傾，全不想外受傳訓。
你自合勞謙謹敕，人敬你似蘭斯馨。
今日裏禍因惡積，再不能感謝歡詔。
你若再寒來暑往，你便要園莽抽條。

他家有諸姑伯叔，說與那親戚故舊。
都走來寓目囊箱，怎免得愚蒙等消。
親見在丙舍傍啟，鋪一張藍笥象床。
不防閑禮別尊卑，大著膽晝眠夕寐。
他恨你用軍最精，兩人兒俯仰廊廟。
不住的璇璣懸幹，弄一個川流不息。
不又要入奉母儀，弄得他焉哉乎也。
那問官聆音察理，仔細的鑒貌辨色。
打你個鈞巧任鉤，方與你釋紛利俗。
你若肯省躬譏誠，開汝罪臨深履薄。
你快快兩疏見幾，你自想解組誰逼。
兩分開節義廉退，自一身性靜情邀。
從今後索居閑處，放奸夫散慮追逐。
夫不可飢厭糟糠，選用他嫡後嗣續。
若有了祭祀蒸嘗，你方是孝當竭力。
為婦的侍巾帷房，早晚問妾御績紡。
你意兒容止若思，斷開時孤陋寡聞。
那丈夫執熱願涼，拜在地臣伏戎羌。
願老爺忠則盡命，感爺恩得能莫忘。
免得我逐物意移，完聚了形端表正。
願老爺推位讓國，即便去勒碑刻銘。
把妻兒矩步引領，到家中接杯舉觴。
莫嫌著海咸河淡，家常用菜重芥薑。
兩句話化被草木，做妻的垂拱平章。
上床去言辭安定，再休想靡恃已長。
我與你年矢每催，問到老天地玄黃。

寫完，從頭看了一遍。

次早，見二娘叫道：「嫂嫂，昨日千字文寫完了。嫂嫂請看一看，笑笑兒耍子。」二娘接了，到果子樓下，看罷笑道：「這個油花，看了倒也其實好笑。」祇見二官又來稱果子道：「嫂嫂，看完了還我罷！」二娘道：「沒得還你了，留與哥哥看，說你要盜嫂。」二官說：「這是遊戲三昧，作耍而已，何必當真。」二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罷若下次再如此，二罪俱發。」二官道：「自古罪無重科。若嫂嫂肯見憐，今日便把我得罪一遭兒，如何？」正說得熱鬧，外邊又叫。應道：「來了。」又走了出去。

祇因正是中元之際，故此店中實忙。二官著張仁歸家，打點做羹飯，接祖宗。二娘也在家忙了一日。到晚來，小山拜了祖宗，打點一桌請二官。二官往自己家中去，忙著來得便來。小山與二娘先吃了。小山酒又醉了，正要上樓去睡，祇聽得叩門響。急忙開門，見主僕二人來了，道：「等你吃酒，緣何纔來？我等不得，自偏用了。如今留這一桌請你。」二官道：「我在家忙了一會，身上汗出，洗了一個浴方來。故此衣巾都除了。」小山道：「我上樓正要洗浴，浴完就睡了，不及下來陪你。你可自吃一杯兒。得罪了。」二官道：「請便。」祇見二娘著三女拿湯上去，又叫張管家吃酒。張仁道：「二娘，我吃來的。」說罷，就去自睡了。二娘把中門拴上，道：「叔叔，請吃酒。」二官道：「嫂嫂，可同來坐坐。」二娘說：「我未洗浴哩。」竟上樓去。

須臾下樓，往灶前取火煨茶。二官道：「哥哥睡未？」回道：「睡熟了，我著三女坐在地下伴他。恐他要茶吃，特下來煎哩。」二官想道：「今朝正好下手了。」輕輕的走到廚房。

祇見二娘彎了腰煨火，他走到桌子邊，把燈一口吹滅了。二娘想道：「又沒有風，為何隱了？」二官上前一把摟住道：「恐怕嫂嫂動火，是我吹隱的。」二娘假意道：「我叫起來，你今番盜嫂了。」二官道：「滿拼二罪俱發，也說不得了。」不期二娘浴過，不穿褲的。二官也是單裙，實是省力。把二娘推在一張椅兒上，將兩腳擱上肩頭便聳。二娘亦不推辭，便道：「你當初一見，便有許多光景，緣何在此一月，反覺冷淡，是何意思？」二官道：「心肝，非我倒不上緊。祇因杭州買貨轉來，遇見韓母舅。他道：『我聞王家娘子十分標致，你是後生家，不可不老成。一來本錢在彼，二來性命所繫。我姊姊祇生得一個人，尚未有後代。不可把千金之軀不保重。別的你不知道祇把那朱三與劉二姐故事你想一想，怎麼結果的。因他說了這幾句，故此敢而不敢。』」

二娘道：「你今晚為何忘了？」二官道：「我想他的話畢竟是頭巾氣的。人之生死窮通，都是前生注定的，那裏怕得這許多。」二娘道：「我也說道為著甚的倒淡了。」二娘驕興發了，把二官抱緊了，在下湊將上來，二官十分動火，著實奉承。二個人一齊丟了，二娘把裙幅揩淨了道：「你且出去吃些酒。我茶煎久了，拿了上去。再下來與你說說兒去睡。」

二娘洗了手，拿了茶上樓。祇見三女睡著在樓板上，小山酣聲如雷。二娘忙叫：「三女，到舖裏睡去。」自己又下樓來，坐在二叔身邊道：「酒冷了。」又說：「天氣熱，便不暖也罷。」二官道：「哥哥醒未？」二娘道：「正在陽臺夢裏。」二官抱二娘坐在膝上，去摸他兩乳，又親著嘴兒道：「你這般青年標致，為何配著這老哥哥？」二娘道：「也為那點宮女一節，那時祇要一個人承召，便得了命一般，那裏還揀得老少。」二叔又去摸著下邊，濕漉漉的。二官那物又昂然起來。二娘順腳兒湊著道：「怎生得和你常常相會，也不在人生一世。我聞他說，人人說你極乖，這些事便不乖了。」二官道：「夜間待我想個法兒起來，與你長會便是。」把二娘就放在一條春凳上，兩個又幹起來。正在熱鬧時，王小山道：「拿茶水。」二娘應道：「來了。」忙推起了二官，跑上去，將茶遞與丈夫吃。小山說：「為何還不來睡？」二娘說：「今晚這許多碗盞俱要洗刮，還未曾完，你又叫了。」小山不應，又睡了。

二娘下樓來，悄悄說道：「你上去睡罷，他已醒了。」他把桌上物件收拾完了，竟自下了樓去。二官取了燈，十分歡喜道：「這般一個騷婦人，真真令人死也。」便想了一會道：「有計了。」

到次日，店中生理，到晚各自睡了。到二更時分，祇見二官悄悄起來，下了樓，到中門口輕輕的去了拴，又把外邊大門開了掩上，再去取了幾樣果品，到果樓下傾出了，祇放空盤在店中。走進來，依先把中門拴了，竟上樓睡。在床中大叫道：「大門響，張仁快起來。」二娘在床上聽見，吃了一驚，推丈夫醒來，說道：「店門響，二叔叫著哩。」小山一骨碌穿了單裙。二娘穿了小衣，點起火來。二人同下樓梯，開了中門。

二官方走出來道：「像店門響。」三人把燈一看。張仁起來，先把大門一看，道：「開的。」二官道：「不好了。這幾盆是細果通沒了，只剩空盤在此。」二娘道：「又是好哩，若不虧二叔聽得，通搬去了。」小山道：「這老人家想是耳聾了。」二娘道：「還得個正經人睡在店中方好。」二官把大門拴好了，道：「不要又來。」小山道：「明日二官在此歇罷。」二娘道：「內樓也有賊的。」小山說：「我上去歇便是。」二官不言。小山說：「到明日再取。」大家依先睡了。

到次日，天晚了，小山叫張仁：「我與你抬兩張春凳出去，舖在店後邊，與你二叔睡。」張仁說：「有蚊子怎麼好？」小山說：「且將就買一筒蚊煙燒著。明日再取。」兩個人抬了一條，又抬了一條。二官悄悄與二娘說：「待他到我樓歇，你到二更時分，悄悄下了樓，開了中門出來，與你相會。」二娘道：「這倒不須你說得，早早的打點在心裏了。」二官笑了一聲，各人分頭去睡了。那小山拴了中門，竟上了果樓下睡了。

二娘把自己房門開著，脫下衣衫去睡。那裏睡得著，心裏癢了又癢。穿件小衣，繫了單裙，悄悄的摸了下來。竟至果樓之下。祇聽得丈夫酣呼，歡歡喜喜走至中門，去了門拴，捱身走至凳邊。祇見月光透人，二叔身上此物直堅，人又困著的。二娘看罷心熱如火，去了單裙，精赤扒上身去。一湊，二官驚醒了，道：「你今番盜叔了也，該叫起來。」二娘笑了一笑，在月明之下，雪白兩個身子，看了十分有興。二官把手去摸他兩奶，真個是：

軟溫新剝雞頭肉，膩滑渾如塞上酥。一頭摸，一邊抽。

二官道：「嫂的肉，你可曾與哥哥如此快活否？」二娘把頭搖了兩搖，把二官一摟道：「我下來了。」二官停住了，在那月光下看他模樣，祇見他四肢不舉，兩眼朦朧。把臉貼他一貼，祇見口中冰冷一般，那鼻子掀了又掀，就如那死人一般。二官想道：「果然弄得他半死了。」輕輕的伏在他身上，須臾之間，二娘呼的一聲道：「我死也。」二官道：「又是我見你丟了，故不動著。若是弄到如今，真正死矣。」二娘道：「怪不得婦人要養漢。若祇守一個丈夫，那裏曉得這般美趣。」二官道：「取裙幅來拭淨，」二娘笑道：「昨晚做了個失群孤雁，今晚帶了本錢來的。」即忙兩邊拭淨。二官道：「今夜月望，和你穿了衣裙，在天井中一坐可好麼？」二娘道：「豈不聞，世事盡從愁裏過，人生幾見月當頭。」

二娘拿一條小凳，在月下雙雙坐了。二官道：「昨晚那門是我開的，故意把果子藏了，祇說道如此方得脫你的身子。今晚如此道此計乖也不乖？」二娘想一想道：「哦，是了，乖乖。」乖二官道：「今晚我與你再弄一計，明日換了我在裏邊。連這中間不須開得，你道好麼？」二娘道：「若得如此，這是天從人願，有何不可。但不知怎樣用計。」二官說：「極不難，我與你到樓下，見景生情便了。」二娘欣歡，就立起身，走到舖邊，將那陳媽媽取了，悄悄的調在黑暗處。與二官到樓下，又聽上邊酣聲不絕。二官忙去把溪邊後門開了，拿了一個空果籠，竟丟在溪中道：「二嫂，你少停。閉了中間，拿這核桃，傾翻在地。你便上樓閉門而睡，待我叫響。你不要起來，憑我們嚷，等他上樓叫門取火，祇做纔醒模樣，方可開門。自然夜夜安眠矣。」二娘道：「又乖。」二官道：「再耍一會兒如何？」二娘道：「今日太狂了些，且住你出去罷。」

二娘把中門拴上，又去把核桃往地上一傾，那一響好不厲害，祇聽得丈夫便叫道：「那裏響？」二官又在外叫：「那裏響？二娘上了樓，拴好房門，坐在床裏，忍不住的笑。小山走下樓來，月光在後門內直射進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又被賊了。」慌了手腳，走到核桃內，踏著核桃又滑上一跤。連忙走起來叫：「二娘。」又不見應，開了中間。二官說：「後邊好響。」小山說：「不好了，又被賊開著後門了。」忙上樓叫二娘把房門著實敲著，二娘假作睡聲道：「來了。」走下床來開了門，道：「快取火，不得了，又著賊了。」二娘說：「二官在外邊歇，他是精明的，為何被盜？」小山道：「是後門來的。」拿了燈一同去看。二官道：「不知偷了多少去了。」

往後門外上看，叫道：「一個果子籠還在溪裏。」小山叫道：「屈也，怎麼好！」二娘道：「明日燒陌黑紙，遣他一下方好。如此偷將起來，不須幾時也把這行本錢都偷完了，看你兩夥計怎麼開交。」小山急了道：「罷，店後邊我們兩個老人家睡著，若還被盜，我召二叔仍舊上樓睡。」二娘道：「果然有理。」去把後門閉上，大家收拾起核桃。張仁道：「是個蠢賊，這核桃是響的，偷了豈不響起來。」二官道：「還虧他響，不然都挑去了。」小山叫：「二娘，你上去睡了。二叔拴了中門，我往外邊去睡了。」二官笑道：「下半夜偷去的，算我的帳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把中門拴上。

走到二娘身邊道：「好甚麼？」二娘道：「我就來了。」把燈光在樓上，把房門故意開得十分響了一聲，穩丈夫的心。輕輕就大開了，悄悄的覆將下來。二官見了道：「我和你樓上去睡。」兩個脫下衣裙，竟上了床，摟著笑道：「想關門養賊，祇當撮把戲一般，把他捉來捉去。」二娘笑道：「肉肉，摟了睡，心願還未足哩。」二官道：「若祇摟著睡，心願還未足哩。」二娘把他身上摘了一把，罵道：「賊精。」二官道：「方纔你偷核桃，不是賊妻？」二娘又摘了一把，二官道：「我和你到樓上也要暖一暖房。」二娘道：「忘了一件要緊的本錢。」二官道：「席下有草繩。」二娘道：「那是你的本錢。」二官罵道：「騷肉，虧你這般騷，那老頭兒與你怎生發作！」二娘道：「他也不喜如此，我也向來也不是這樣的。」二官說：「這是

說話說與知音，有飯贈與飢人。

寶劍賣與烈士，紅粉送與佳人。」

二娘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：正是：

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紅粉無情浪子村。」

兩下裏相愛相憐，那些景況是自然而然的了。去把二叔那物一摸，已是槍一般挺著。二娘道：「讓我來做個倒澆蠟燭。」二官道：「你今日大狂了，明日罷。」二娘說：「你又說暖一暖房。」笑了一聲，便又幹起來。

從此夜好起，直到次年五月，二娘產下一個孩兒，與二叔面貌相似。小山說：「我去年與你此事稀，算來十個月之前，正是七月內了。我並不曾與你下種，此是你與他兩個生的，我不管。」二娘說：「呆東西，有了千金家事，祇少個兒子，拿了一千金子也不肯攢在你肚裏。別人吃辛吃苦，你現成做個父親，好不便宜，還要分清理白。教你要養這樣孩兒，今世裏不能夠了。」小山道：「我便做了個召屁大老也罷，祇是為這娃子身上使費，我決不召的。」二娘道：「不消你費心，祇是他外公并婆早死了。」若在自然有

的。」祇因小山算小，所以不能掌管千金家事。又過了幾時，那孩兒已長二歲了，小山因二官生了這個兒子，日逐與妻子相吵，要趕二官出去。從分娩時，仍在妻子房中來歇，並不許二娘與他一會。

一日，恰好又是中元節了。這晚，王小山鄰家招飲，二娘方得與二叔一會，道：「我有心事，一向不好和你說得，今晚和你說明了罷。王小山是我花燭夫妻，二叔是我兒女夫妻。向日未合之時，原是他著我喚你來的。後來合了夥計，他竟不許我和你到手。自到手之後，便要與你分開。是我不捨得，直至如今。已是兩個年頭，也被你弄得夠了。他如今日夜吵我，定要與你分開，你意下如何？」二官道：「實是捨你不得。」二娘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久蓄於心。在丈夫，竟要你出去，要賴你的本錢。他說待他去了，我自自在店中去歇。要我管貨樓，三女大了管住內樓。思量日久了，我想，你與我相好一場，豈忍如此。我日常間私房藏得五六十兩銀子在此，不若你將這銀子悄悄地拿回，待我在樓上困時，你陸續夜間來取些貨物，哪裏查帳！便在自己門首開著店面，張仁幫你做生意。我這邊家，事後不都是你兒子的，你意下如何？」二官道：「此恩難報，祇是一件，後門頭來取貨物時，可肯與我一會？」二娘道：「倒是這件煩難。」二官道：「為何？」二娘道：「他是癡東西，把此物寫封皮來封了，去睡的。」二官聽見了說這番話，倒快活起來。又想道：「且慢，待我明日往陳家卜一課來看，還是去的好，不去的好。」二娘笑道：「那卜卦也是假的，你去了，晚上便與你一床睡得。若在此，再不能勾了。」

正說間，祇聽得小山回來。張仁開了門。小山吃醉了，口裏便亂罵一番，總是要打發二官主僕出門的念頭。二娘不理他，竟自上樓。小山便罵個不住，直到半夜，罵得酒醒了，方纔住口上樓來。二娘聽了，氣了半夜，道：「你也不須罵了，二叔明日都要去。道：「趁了千金銀子，在店內除起三百兩本錢，把利對分，還有三百五十兩，共六百五十兩。分開了就行。料不來踏踏你的篋，不怕你少他的。他是這般教我對你說。」小山聽了，想了一會道：「一千金，誰人見的！」二娘道：「我也曾說過。他道：『現銀子有四百兩在此，其貨物兩下應得對分。』」小山道：「他主僕吃了我兩年多，難道不是銀子。」二娘說：「我也說過了，他道：你與三女也是兩口，對過了。祇我還是他養著的哩。」小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等他籌了一千兩把了我，其餘的都付與他便了。」二娘道：「他還說你騙他。原說上年六月內有一百兩會錢，要作本錢的，竟不見付出來。每年出去會銀，又不上帳。說當初原是一間小店面，如今有了許多，便忘記了他。說若不還我，叫娘舅告狀。下課的陳先生不知又與他說了許多說話，他倒不懷著好帳在那裏著哩。」王小山聽見說了這番話，想道：「看不出這粉嫩嫩的小官，倒說出這般硬話來。」道：「二娘，據你的主意，怎生發付他？」二娘說：「竟還他二百兩銀子，二百兩貨物，便安穩了。省得把銀子用在衙門裏，仍要還他本利。人又說不是。好人，依我說的，聽也由你，不聽也由你。」小山說：「難道白白的把他困了兩年。」二娘道：「他養個兒子在此與你了。」小山閉口無言，道：「憑你罷。」

次早，二娘抽身見了二官道：「你自坐在家中，少停來接你便下。」小山下樓道：「二叔在那裏？」二娘道：「娘舅來尋他說話，不知那裏去了。昨日說的，今朝做一個東道原請了兩個中人，來得明、去得明。你說不然，該奉些利錢，因被賊盜了幾文，食用又重，且貨物皆是發來的客錢，尚未曾還，當日蒙他一點美情，明日倘還了，客人沒了本錢，又說我不忠厚。寧可折本，不可帶累他。倘是照依我說，自然罷了。家中還有此千金，豈不為妙。」小山一一依了妻子，即忙治酒，請了家人，兌了一百兩銀子，將貨物開了帳，共成三百之數，將妻子教他的說話，陳了一遍。客人歡喜。二官還了合同，便叫腳夫把果品物件一一的發去。張仁上樓收了舖陳，作謝了出門。二官又進內謝了二娘，又傳個情兒，取了銀子，各自散了。

這晚，小山自己上門，晚上在店中去睡。二娘著三女取了舖席，抱了娃子上了側樓。三女拴上中門，也上樓去了。那二官後門，正與那二娘後門是一條溪邊住的。二官心內又癢起來，不如今晚就往外樓歇了。不知怎的，走到後邊，祇聽得娃子哭響。二官正要敲門，又想道：「倘與丈夫同暈於此，怎麼好。」須臾，祇見樓穿口一柄扇兒搖動。二官抬頭一看，正是二娘。即便下來開門，進內拴好了，上樓雙雙坐定，道：「虧殺你做得光天得緊。我明日就開了店，免得別人笑我。」二娘道：「要貨用，你來拿。思有了這點骨肉，在此兩下都是親的。我也並不偏曲為著哪一個。銀子已在此間，去時不可忘了。」二官道：「多感你美情，不知後來怎生報你。」說罷，便去求歡。二娘道：「果然有張封皮，在上面是一朵荷花。」二官笑道：「奇為何？」二娘笑道：「有藕在下面，好把你來掘。」二官笑道：「騷肉，今年從燈夜裏與你偷了兩次，以後防閑得緊，再也不能。無日不思，無夜不想。」二娘道：「如今倒天長地久了，祇愁你娶了妻子，忘了我也。」二官道：「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事。我如今再不娶妻了。有一句古詩，我祇改一個字，正切著題目，唸與你聽：

有子萬事足，無妻一身輕。」二娘笑道：「這妻子明日是要當官的。」二官去了衣裙，與二娘同睡。二娘說：「睡出來些，不可打醒兒子。」二官把二娘摟了，親嘴，動了興，扒於身上，聳起來。那晚未掛得帳子，開的樓窗，月光竟似前年七月的，正照他二人身上。二娘看了，騷興又發，把枕頭又襯起來，不多光景，二娘道：「我已來了。」一把摟住，就是那年形狀。須臾，雨過雲收，暈到天明別了。二官將銀子取了，道：「天明了，我去，你也好起來了。」

二官到家，流水的把店面開張起來，倒又齊整。那主顧見了二官，一齊走來做起生意，其門如市。那小山坐在門首，鬼又沒得上門。鄰舍們道：「還是張二叔的福大，你的主顧都在他那裏買了。」那小山見人笑他，便氣苦起來，著了些寒熱，登時患了一症，醫藥無效，不上七個日子，一命嗚呼了。二娘一時沒了主意，又是二官過來與他料理，一毫不費他力。過了七日，便與殯葬了。

二官一心要娶二娘為妻，即時央出幾個老成的鄰居，與他兩個說合親事。那媒人勸二娘：「不如早嫁了，也得個人照管，守他沒幹。」二娘說：「恐被人議論。」鄰居說：「明公正氣也嫁的，沒人敢說。若是私房做事，倒不見妙。」二娘便將計就計，道：「一憑尊長們便了。」二官登時下了財禮，把一乘轎子接了過門。兩人拜了天地，請了親鄰。

次日，把兩間店物件並了一處，倒做了長久夫妻。祇說王小山，初然把妻兒下了一個美人局，指望騙他這三百兩本錢，誰知連個妻子都送與他，端然為他空辛苦這一番。正是：

一心貪看中秋月，失卻盤中照乘珠。

總評：

張二乖合夥生理，不惟本利全收，又騙了一個乖老婆，生下一個乖兒子，做了諧老夫妻。可憐王小山忙了一世，竟作溝中之鬼，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，悲夫！

